



户主:苏南
地点:翼文苑小区
房龄:未满 3 年

当我谈家时 我谈些什么（上）

□苏南



说实话,写文字于我而言,算不上是件绞尽脑汁的事。但面对“我爱我家”这个栏目,我却是战战兢兢了好久,不是难在不知道写什么,而是难在不知从何处写起。结果一抬头看到了村上春树《当我谈跑步时 我谈些什么》这本书,干脆,抄袭了。这样一来,如果写下的这篇文章不够饱满,就暂且归罪于这赤裸裸的抄袭行为吧。

就在两天前,因为电脑系统重装的缘故,顺带整理了在电脑里沉睡了好久的资料,翻到一张照片,3 年前为了装修房子画下的设计图。但关于这个不到 70 平方米小家的故事,可以追溯到更远,比如一张红色沙发,又或者是一台落满灰尘的跑步机。

2006 年的最后一个月,我来到路桥,租住在一小间房子开始全新的生活。房间里空无一物,除了房东搬来的一个床垫,以及斑驳得开了花的墙壁。买了张小桌子,再买了两个脸盆,我带来的箱子搁在房间的最中央,没有人指责我东西乱放,一个人的生活就是这么随心所欲。

慢慢地,随着工作稳定下来,添置的东西越

来越多,却始终缺一个最显目的存在,比如一张红色沙发。为什么偏偏是红色沙发?真的没有特别的理由,就是一种不知从何而来、从何开始的情结。人在异乡,租来的房子虽然简陋,却也为我遮风挡雨,曾经矫情地将它比作子宫,给予我片刻的慰藉。既然是子宫,就必须有红色沙发,莫名其妙的想象力。

后来有段时间,特别想跑步。站在窗户边的时候,仿佛能听到“咚咚咚”的跑步声,但实际上,只是不知哪个缺心眼的,从三楼、四楼或五楼“啪”地直接往下扔垃圾。得嘞,暂且不说在夜黑风高的开放式小区里跑步不安全,如果哪袋垃圾落到头上,估计也不是去医院缝几针的小问题。于是,特别盼望拥有一台跑步机,管它几点,想跑的时候就能够挥汗如雨,多畅快啊。不过当时就算房东让我搬一个跑步机到房间里,有着十几年历史的老房子的老腰也经不起我折腾。于是,也只能作罢。

但红色沙发和跑步机仿佛两棵不听话的植物,在我的心里疯长,就要让我喘不过气来。我最

好的姐妹对我说,估计你要的不只是这两样东西,而是能够容得下它们的一所房子。

一所房子,写着我名字的房子。这成为我的梦想,而银行是助我实现梦想的“恩人”。于是,我拥有了一所在户主一栏本该写着“银行”两字的房子,我的名字硬生生地出现在那,代价是每个月把大部分的收入上交给银行。

感谢我的任性,我成为了“房奴”。记得刚开始往银行存房贷那会,我还得意洋洋地对好朋友说:在中国,不做一回“房奴”,枉为中国人啊。但每一个“房奴”估计都有“咬牙切齿”的时候,尤其我这种每个月领几个钢镚儿的“房奴”。

在父母、朋友以及自己的努力下,把房子简简单单装修起来了,也终于住进了这房子。但,我再也挤不出一毛钱买红色沙发和跑步机了。

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此刻,我的面前有一张米白色的沙发。为什么不是我心心念念许久的红色沙发?我只能说,人是种奇怪的动物,尤其是如我这般颠来倒去的女人。逛家具店那会,还真没看到红得很纯正的红色沙发。在了解了沙发的前世今生后也终于明白,一张材质纯正、颜色纯正、手感纯正、气质纯正的红色沙发,价格也是很纯正的,但唯一不纯正的,是我垂头丧气的钱包。而这张米白色沙发恰恰匹配我家客厅的大小,加上颜色和绿白相间的装修风格搭配适宜,关键是价格不至于太血淋淋,它就这样顺理成章、轻而易举地取代了红色沙发在我心目中的地位。

至于跑步机嘛,嘿嘿,它是所有来我家的朋友必定会对我横加指责一番的罪证,理由相信多数人能理解,就是搁在房间里既占空间,又只有积灰尘这么一个作用。跑步机是买了房子一年有余后,我省吃俭用搬回家的。当时不知多少人劝我放弃这个念头,我拼死挣扎,最终瞒着所有朋友,终于偷偷将它“娶”到家里。其实,我当时已经知道自己做不到一天在跑步机上挥洒汗水,但我不想让曾经的梦想败给现实。

如果没有对跑步机的执念,我怎会有勇气一趟趟跑中介、一家家看房子地买下这所房子呢?如果没有“脑子坏掉”买下这所房子,我又怎么会奋不顾身地去努力呢?即便还房贷是一趟需要行驶 20 年的列车,但总该有到站的那一天吧。



大陈岛海钓

□天山游集

曾经一直以为海钓离我们很遥远,但是两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有机会接触,而且两次都是在大陈岛,只不过天气都很极端。

第一次是夏日的晴天,我们有个绝好的计划,就是在大陈岛上骑车。当天一大早就乘坐渔船,连人带车上了大陈岛。当我们从码头骑到岛屿北端,有人提议去海钓。我还没见识过海钓,也就欣然响应了。但环顾四周,我们到达的地方只有一个渔村,晒着很多网,看上去很荒凉,似乎平时没什么人来。

钓鱼? 船呢?

不用担心,同伴们很快就叫来了一艘小船,由几个钓鱼能手带着一同出海。我是好奇才上去的,但到了船上才醒悟:同行的朋友们都只带了自己的鱼竿,看来我只能光看着了。

“晚上的鱼我们包了!”钓鱼能手们同岸上的其他同伴打招呼后就离开海岸了。此前,我只在河里钓过鱼,大半天才钓上一条。于是我问大家,这么点时间,钓来的鱼够这么多人吃吗?他们都诡异地笑了:“你看着吧。”

才离岸不多远,船老大就找准了一处钓鱼点抛锚。钓鱼能手们纷纷抛下诱饵和鱼线,海钓的鱼线和湖里钓鱼的完全不同,不但长得需要用滚轮像纺织线一样卷起来,而且没有鱼漂。我满心疑惑地看着他们得钓多久。但这个疑惑没到一分钟就被破解了。“一条岩头老虎(方言)。”一位钓鱼能手报上第一个“战果”,语气出乎意料的平静,就好像在菜市场挑了一条鱼报个数。没过多久,大家就纷纷“开张”了,桶里马上推了好多鱼,绝大部分是岩头老虎。岩头老虎,顾名思义,是喜欢在海底礁石附近活动的鱼类,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挑礁石附近钓。

换了几个地方之后,海钓匆匆收场,因为大家还要赶着去和大部队会合,不过就这么短的时间而言,收获可算得上是极为丰盛。

有了那次跟随海钓的经历后,我算是有点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这不,这回有人叫我们一起去,我就先记得问鱼竿的事情。

迎接我们这趟海钓之行的是大风大雨和赤潮。我最后还是忘了带雨衣,幸好大家准备了不少一次性雨衣。

还在等船的时候,天阴沉沉的,下起了毛毛雨,我们未曾料到一场大雨即将来临。与上次不同的是,我们这回直奔主题,就是要来海钓。所以渡船一靠岸,我们马上转而登上渔船。渔船开出

去不远,我们发现海面都是褐色的。同行的钓鱼能手说,这是赤潮,漂浮的都是些浮游生物,海面以下还是干净的,钓鱼不会受影响。

和上次一样,船老大也是把船开到礁石附近抛锚,然后大家一起甩下鱼线。我这才注意到,鱼线上有好几个诱饵。“把鱼线放到海底,然后开始抖动。”由于这次同行的有好几个新手,钓鱼能手就开始讲解。这回是自己动手钓鱼,我才能对鱼线尽头的砣码碰触海床有感觉。抖动着鱼线的时候,砣码就像在海底跳跃,由于水的浮力,跳跃的节奏非常缓慢,慢慢的,我也掌握了这个节奏。当节奏被打乱时,或者说感觉到鱼线一紧,就有可能上钩了。不过,也有可能是鱼钩勾住了海底的什么东西,或者根本就是风浪太大。

在第一个钓鱼点,队伍只有一人钓到一条岩头老虎,大家对这个天气和海里翻赤潮的情景感觉有点沮丧。但是船老大说,这些都不会影响钓鱼的。果然,在第二个钓鱼点,我们就接连钓到了鱼,而且有时一杆子还同时钓上两三条,我这才明白为什么鱼线上有那么多钩了。

尽管雨大浪大,收获颇丰让我们“士气”高涨,大家都兴奋地不断抛下鱼线继续钓。大家的目标不再是岩头老虎,而是石斑鱼。懂行的人都知道,石斑鱼价格更贵,体现在钓鱼上面就是更难钓,我们本来也没奢望能钓到石斑鱼,但被意外的收获震惊到了,竟也相信奇迹会出现。突然,一个钓鱼能手高声喊着:“石斑鱼上钩了!”果然,他钓到比一般岩头老虎大一些的鱼,看上去并不起眼,不过,这真是石斑鱼。

晚餐时,我们一伙全身被打湿的人兴高采烈地品尝着自己钓来的鱼,那美味与兴奋夹杂着,甭提多带劲。最好的一道菜当然是石斑鱼汤了——足有 3 条石斑鱼。

